

秋思

7A 陳雪妍

黃葉逐一飄落，細細碎碎地鋪滿一地。零落的枯枝似乎經不起秋風的吹打，軟弱地搖曳，無助地求救。我踏着碎步，低頭窸窣窸窣前行，夕陽打下的影子把人拉長，人影左右晃動。清脆的葉片碎裂聲分明響亮，如在宣告我們友誼破裂。

*

*

*

下課的鈴聲如催命的符咒，課室瞬間亂作一團，桌椅嘈雜地鼓動，人如受驚的小貓四處亂竄。我靜默地站着，緩慢地把書本放進書包。「你連拾書包也慢得如初秋黃葉飄落一樣，真不愧為秋天出生的人。」你早已揹起了書包，瞪大雙眼，盯着我那凌亂不堪的桌面。「你不用連催促我也這麼『文學』吧，文藝青年！」我不禁揶揄你；但其實低下頭加快速度疊起書本的我，心裏一下子樂了起來。你躍上旁邊的桌面坐下，悠閒地晃動雙腿，像一個坐在雲上的仙子。「你嗅到秋天的氣味嗎？」你低下頭，不以為然地問。「嗯。」我把全部書本一口氣塞滿書包，把它揹起。「走吧，今天我們走路回家好不好？」「好呀！」你突然興奮地從桌上躍起，「我正有此意！果然是好朋友。」你臉上頓時掛上充滿稚氣的笑容，看着你如小孩般奔跳，我不禁失笑：你果然是個夏天出生的孩子。

不過是幾天的功夫，原本樹上燦爛盛放的紅花已灑滿一地，塗抹了原本灰黑的道路。橙黃的陽光打在花瓣上，如染上彩色的布帛，又如溫暖的海洋。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，大概就是這意思吧？」你垂下頭，用腳尖在花海上輕點，

欣賞着我們最愛的秋天。站在你側的我，看到你嘴角翹起的一彎新月，也不禁笑了。我們一直沿着橙紅色的斜路前行，談着文學，談着生活，談着將來。我們的笑聲在金黃色的空氣中盪漾，如漸枯樹上的黃葉，在空中飄揚，直至空氣變成淡藍，花海漸化作深紅。

「你還是決定讀中大日本研究，不讀浸大中文嗎？」你突然談到大學，我們都戛然靜下了。「家人始終覺得中文沒出息，我也沒辦法……」

「可是你文學這麼好！你不是很喜歡創作嗎？而且我也不想和你分開，我們一起當文藝青年不是很好嗎？」我低下頭，空中只回盪着我的沉默和無奈，我想說些什麼解釋，卻發現似乎自己也沒法說服自己，只好愈發把頭縮低、步伐拖慢。

「明年秋天，我們便各散東西了。」你突然停下來，抬頭看天，也許知道有些事無法改變。我沒有接話，任由涼風吹拂沉默。

「你看！太陽和月亮同時出現啊！」你突然露出孩子般的笑臉，興奮地指着那掛在天幕淡白的月亮和在另一邊漸垂的太陽。我抬起頭，那銀白的月亮在淡紫色的天空裏隱約浮現。「快中秋了吧？」我看着如畫的風景，不自覺地微笑。我們笑着看對方，又看看天空，如傻子般仰望天空微笑。

「『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；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，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』明天的中秋，我不會這樣吧？」你認真的吟起詞來，向着我苦笑。看着你那苦惱的表情，我不禁失笑：「笨蛋！那是元宵節不是中秋節！」我倆都不禁哈哈大笑，你又露出我最常見的笑容，挽起我的手，逆着柔和的秋風，向前大步走。彷彿明年秋天永遠不會來臨。

*

*

*

時間似乎比樹木搖落更快，春夏秋冬如子彈火車穿越我們，將我們撕裂。

數個月的高考，使我們無法相見，我們不再一同放學，不再一起走路回家，不再拋出一大堆古詩文，不再風花雪月。在我們的腦袋裏，只剩下一堆塞得腦殼也快破裂的筆記。我們二人，就如漸漸失衡的天秤，墮向無言的一邊。

那天，我再次走回我們曾無數次一同踏過的斜路，地上鋪滿了細碎的黃葉，和着幾朵橙紅的花瓣。微涼的風滲透我肌膚的最深一吋，我不自覺地打一個寒顫。我抬起頭，如鉤的白鰓月光掛在紫藍色的天空上，如牆上一幅壁畫。我想起去年在同一塊畫板上的淡月，驀地拿出手機，按下那曾經無比熟悉的八個數字，靠近耳邊——

「對不起，你所撥的電話號碼已無人使用……」

我怔然看着天空，如孩子般肆意地任眼淚劃過臉頰。